

野草莓(外一首)

紫琅诗会

□毛文文

那么多鸟无枝可栖
那么多蛇游过,在你身边

蛇莓寻找同类也来过
投毒的那个夜晚,两颗心
通红通红的。水乳交融的阴谋
从繁叶里透过初夏的风

飘出一个山野女子的清香
野草莓,在我触摸的视线里
流动着美人的血液

被大山偏爱,更加执着
野草莓,找到冲破荆棘的英雄
便一口,咬定冒险的甜蜜

樱桃

樱桃树。你看到
最大的那两棵呢,忽闪着
新鲜。熏风经过的暮春
芬芳满枝,延展的沟壑多静啊
一个身影,圆月下乘机
摘邻居树上的。边摘边吃
也不知因什么,比平日双倍甜
樱桃里,涌进的光
越加透亮,后来,不敢轻易去碰
那个叫樱桃的邻居
其实就在身后,她记得当年
我踮脚 偷摘的姿势
和她,停在唇上
樱桃一样,未被采摘的那句话
枝头停歇的灰喜鹊,悄悄
衔着就走,飞落在远方

我的邻床

医院物语

□文彦

我见证着死亡,在23岁的年纪。
邻床的老人前几天还能同我妈
声讨儿媳的不孝,此刻却直挺挺躺
在床上,只剩粗重的喘息。她口中
不孝的儿媳在给她换衣服,他们要
带她回去。

从前我以为死亡是件极悲哀的
事,但一屋子人非但没有眼泪,甚至
热闹聊着天。他们商讨回去该如何
办理丧事。老人依旧喘着粗气,被
他们左右拨弄。她还活着,却已经
死了。丧事为她而办,与她竟毫无
关系。

老人被搬走了,护工进来收拾
一通,空的床位、新的铺盖,老人一
切的痕迹已然消失。接着他们都走
了,只剩我一个,室内一团死寂。

眼泪静悄悄下来了,想到我也
是要死的。老人有过我这样的23
岁,而我也有她那样的老年。

门开了,护士小尹带着两人走
进来,不一会儿,那张床上又住着
一个人,生活用品摆了半屋,加上我
的半屋,满当当的了。没人提起之
前的老人,这里已经习惯来来去去,
我们皆为临时居客。

母亲来送饭,无事,同邻床中年
妇女聊起来。她们很容易就交了
心,大概进了医院,都有一份可怜,
同一条船上颠簸。那位阿姨倾诉
她的心事,母亲将我生病的点滴翻
出来复述。

我合了眼,她们的言语起初还在
耳边,渐渐远了、淡了、消失了,我
沉到自己的梦里。

静谧
任惠均

远处飞来无人机

□孙同林

那天,我信步走在村道上,新铺
的柏油路一直延伸到远处。向北望
去,路边上簇拥着一群人,他们在做
什么呢?

走近发现,人们原来是站在路边看
“风景”,麦田绿得动人,一架无人机在
麦田喷洒农药。挂着药液箱的无人机,
在离麦田三五米的上空匀速飞行,药液
均匀地喷洒在麦田上。飞机来来去去
地飞,人们一边观看、一边议论着:“真
了不起,种田人也用上飞机了!”“你看
你看,只用了不足半个时辰,这一大片
的麦田就给喷结束了。要是用人工喷
雾,得多少工夫!”说话间,无人机“听
话”地返回地面,稳稳地降落在路
上。到这时,操作者老何才看到了人
群中的我,笑着跟我打招呼。

老何跟我是老朋友,他是这附近出

滩涂晒盐

□明前茶

盐城滨海县是我妹夫的故乡,数
年前的春夏之交,我们坐着晒盐工陈伯的
拖拉机,前往新滩盐场,去看古法晒盐
的恢宏场景。

来到盐场,扑面都是海水的咸腥
气,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泾渭分明的方
格形晒盐池,它们整整齐齐分布在近海
滩涂,像一副巨大的棋盘。此时正是春
夏之交的小满节气,是原盐结晶的大好
时节,连片的盐田在日光下犹如印象派
画家手中的调色盘,呈灰土黄、灰橙、灰
绿、灰蓝、灰紫、灰褐、灰红等五彩斑斓
的色彩。这种五彩斑斓的景象是古法
晒盐的漫长旅程赐予的一道特殊风
景。它与晒盐池的土质有关,也与蒸发
池、调卤池中卤水浓度不一、沉淀物各
呈其色有关。在最后一级结晶池中,我
们看到,结晶盐正在析出,盐池开始呈
现洁白的色彩。

晒盐时节,盐工的一颗心都提到了
嗓子眼儿,每天要看8次天气预报。发
现海滩上风云突变,就会在雨水到来之
前跑到盐场,为所有的盐池盖上塑料薄
膜,塑料薄膜的四角要像掖被子一样,
用石块压紧,保证雨水可以沿着四角倾
泻到盐沟中,及时排走,以防雨水将晒
好的卤水稀释,导致晒盐前功尽弃。

当卤水浓度通过蒸发超过波美度

道比较早的种田大户,以前跟一个朋友
合伙承包土地种植,前年两人分开,各
自为战,现在他独自种了近三百亩土
地。老何种地走的是现代化技术的路
子,好用机械的决不用人力。耕作机
械化、播种机械化、植保机械化……他
家现在拥有很多大中型农业机械,大
型拖拉机、大型耕整机、高速插秧机
等,去年又花几万元买下这架用于喷
施农药的无人机。

老何思想活跃,点子新、主意多,但
话比较少,以前曾听他讲过无人机植保
的事,老何说:无人机不仅能喷洒农药,
还能从事播种、施肥等。老何讲过无人
机的操作要领和喷洒农药的许多好处,
它可以在空中悬停,能在指定的地方任
意升降。喷洒过程中,飞机螺旋桨的下
压气流将药液高度雾化,保证喷洒的效

果。更重要的是用无人机喷药,施药人
员可以遥控,人体不会接触到药物,保
障了施药人员的人身安全。

曾跟老何谈起当初购置和使用现
代农业机械的想法,老何说:现在农村中
的劳动力成本很高,而且种田人群的年
龄趋于老化,村子里已经找不到能够承
受喷施农药这类高强度带有危险性的劳
作的人了。老何让我计算一下,一台无
人机1个小时能喷洒近200亩麦田,抵
得上25个人干一天的工作量,而用人工
喷药,一个人工一天最少得150元工资。

听老何聊种田,我发现用机器代替
人力已经成为从事规模化农业生产的
必然趋势。

看老何用无人机喷洒农药的事已
经过去好多天了,但其情其景却时常浮
现在我的眼前……

芬芳
一叶走马
天下

了,但晒盐依旧是一件苦差事,而且季
风来临的时间、洋流对含盐量的影响,
气温与藻类生长对晒盐的潜在影响,依
旧决定了并非一年四季都方便晒盐。
上半年的晒盐一般从农历三月三晒到
夏至,有“小满膘头足,六月晒火谷,夏
至水门开,水斗挂起来”的谚语。意思
是小满节气是产盐的最好季节。

那天,听说我家女儿是小满节气所
生,陈伯这名老盐工顿时对她有了亲切
感,他特意用一包小满节气刚收的海
盐,来为我们做盐焗鸡尝鲜。陈伯在
大铁锅里炒制粗盐,要用中火不停翻炒,
还要在盐粒中加入八角和花椒,一直要
炒到盐粒表面干爽,微微发黄。然后,
他把用调味料腌制好的鸡用油纸包裹
起来,在炒盐的锅中挖个坑,把鸡放入
里面埋起来,盖上锅盖,保持小火,焗
40分钟。

一只皮脆肉嫩、色泽金黄、骨肉鲜
香、味道诱人的盐焗鸡就做好了。粗颗
粒的海盐将鸡肉中的韧性、鲜香、咸中
带甜的回味都激发了出来,那是大海才
有的层次复杂的味道。此时此刻,我们
在盐场午饭,黄海就在我们身后无声无
息地展开怀抱,盐场的晒盐池斑斓如调
色盘,反射着天光云影,带来盐分与太
阳特有的诱惑味道。

24℃时,齁咸的卤水放入“结晶池”,当
日即可飘花结晶。考验盐工体力与艺
术的时候又到来——陈伯亲自为我们
表演在结晶池边“打花”。这道工序
叫作“旋盐”,陈伯干起来十分洒脱、漂
亮,只见他手持麻绳做成的5米长鞭,
在结晶池边,一边快走一边甩鞭,只听
一声声脆响,盐花飞溅,长鞭把粗盐结
晶体打散,可以防止卤水在结晶时裹入
杂质,出现过火、过于奇形怪状的盐粒,
让盐结晶出来更加均匀细腻。

再晒几天,就可以用盐耙子,将池
子里的盐像推稻谷般堆拢,捞到盐坨台
上来晒。

再晒过十几个响晴的日头,海盐才
能装上车,去进行进一步的精加工。

2000多年以来,整个盐城地区就
是一块巨大的滩涂,数以万计的盐工
被牢牢禁锢在这片500公里长的大海
滩上,煮海晒盐,日夜不休。1934年,
南京的一位学者去淮北盐区对盐民的
生活进行考察后,曾写道“制盐之灶民,
大抵只有茅屋一间,弯不盈身,一家老
小困坐其中,丰岁食玉米,歉年以盐蒿
充饥。”

而今,晒盐的工人出有防晒帽,入
有空调房,盐场建起了职工食堂和宿
舍,生活条件当然比八九十年前好多